



高級組 優秀文章

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唐康境

題目：未來社區：我想保留的特質

未來，是一個被打磨得過分光滑的詞。一座城市若只追求光潔與嶄新，便會失去所有可棲居的溫度：風會不留痕跡地掠過，記憶會無聲滑落，連人的腳步，也只能在虛浮的表面上倉促穿行。我心中的社區，從來不是被科技徹底刷新的城邦，而是一張被歲月反復書寫的羊皮卷——每一層新潮的覆蓋，都讓底下被湮沒的字迹，愈發清晰、愈發堅韌。

這便是一座城最珍貴的肌理——古老與未來疊印，苔蘚與霓虹共生。

維港的風，便是最好的印證。未來的氣流可以被精密模型推演，天際線可以被清潔能源飛行器點亮，可風裏永遠保留着駁船駛過的柴油氣息、街角薑花的清冽暗香、唐樓竹竿上晾曬的棉被被雨水浸潤的溫軟。那些無法被數量化、無法被算法清洗的氣味，是社區獨有的指紋，是時光烙下的印章。當霓虹與智能螢幕鋪滿街巷，願廟街夜市那盞煤氣燈依舊明亮；當智慧屏滾動着全球行情，願它的背面永遠留着一角昏黃的余溫，像舊電視散出的暖意，供放學的孩童依偎着寫完功課。科技可以耀眼奪目，卻必須為那些不必被照亮的溫柔，留一處幽暗的棲息地。

聲音，亦是城市的靈魂韻腳。當全息廣告以標準的語音循環播放，我們便要守住那些「不規整」卻最鮮活的聲響：清晨巷弄里老伯悠長的吆喝、黃昏樓道間家人溫柔的呼喚、深夜大排檔裏利落地道的聲音。它們是激活人間的密碼，是流淌在城市裏的煙火氣息。

我常常追問，一座城市真正的未來性，究竟是什麼？並非更高、更快、更智能，而是對「過時」的慈悲，對「緩慢」的尊重，對「無用」的珍視。

所謂「過時」，從來不是被淘汰的廢物，而是時間沉澱下的文明基因。它是廟街的煤氣燈，是唐樓的竹竿，是刻在磚石縫隙裏的苔蘚，承載着我們與過去對話的密碼。捨棄了過時，我們便成了無根的飄萍。

所謂「緩慢」，也從來不是效率的敵人，而是生命本真的節奏。它是榕樹下未竟的棋局，是中藥舖裏翻找百子櫃的指尖，是讓我們得以駐足、呼吸、感受



的留白。丟失了緩慢，我們便成了被時光驅趕的囚徒。

至於「無用」，恰恰是城市最寶貴的精神自留地。它不是沒有意義，而是超越了功利計算的溫柔。是雲影流轉間無心的駐足，是街燈昏黃下不為趕路的閒行，是不被時鐘綁架、不被目的驅使的片刻自由。那些不計產出、不問歸期的時光，才是城市靈魂最深處的呼吸。失去了無用，我們便成了精於計算的機器。

智能家居可以掌控一切，卻該有一道開關，永遠連着古廟中那盞跨越歲月的燈火；無人機可以精準投遞，航線卻應謙卑地繞開榕樹下那盤已對弈一小時的棋局。效率必須為儀式感讓步，疾速必須為從容留白。疾馳的地鐵與緩慢的纜車可以同框，中藥鋪的百子櫃與實驗室的冷凍庫可以並肩，矛盾不再是對立，而是更高層次的和諧。一座只有單一時間節奏的城，是死寂的；而活着的城，容納着無數種時間——古老的、當下的、未來的——它們重疊、交織、爭執，最終達成一種脆弱卻動人的和解。

於是我懂得，未來社區，當如這座城。

它以鋼鐵與玻璃築成堅硬的外殼，靈魂卻藏在磚石縫隙間那一抹濕潤蒼翠的苔蘚——在霓虹光照不到的地方，在時間夾層的幽暗裏，默默生長、靜靜呼吸、穩穩記着。一座城市最珍貴的，從來不是簇新的光鮮，而是在日新月異中，依然固執地舊着、溫柔地活着、深刻地記得的部分。

註：得獎作品旨在記錄及分享參賽學生當下的處理內容及創作能力。大會以原稿完成評審工作後，在不損作品文意及行文風格的情況下，進行校對及修訂。大會已盡力確保所刊載的資料正確無誤，惟資料只供參考用途。